

§ 泡沫遊戲



人生如夢幻泡影，今天下午的課是泡沫遊戲。

正是尺規放兩旁，泡沫擺中央。寓教於樂，亦真亦幻。

阿勒波肥皂(Aleppo soap)是德謨克利特從埃及帶回來的，滿是異國香氣。希波克拉底與莫妮卡在院子裡製做了一大盆的肥皂水和又用鐵絲繞出大大小小的圈圈。這是孩子們的魔杖，也是今天課堂的主角。

忽地雷聲一響，卻不是天氣，而是邁爾托的聲音：

「希皮，你給我們老蘇下了什麼藥，他中午回到家，話也不說，飯也不吃的。」

「嗨！邁爾托您平時嫌老蘇囉嗦，這不正好嗎。」莫妮卡幫腔了。

不多時，培里克瓊帶著柏拉圖、安提豐；亞齊娜帶著小德、Archytas 也陸續到來。

亞齊娜是德謨克利特的老婆，今晚會帶太太們逛雅典。

助教仍然是狄奧多魯斯。

孩子們玩吹泡泡，大人另有安排，看起來不像上課，倒比較像母子同樂會。

狄奧多魯斯先教孩子們反射定律，然後折射原理，

(註 反射定律是海龍(Hero of 亞歷山卓 AD10~70)最先發現的。)

那又怎樣，反正沒人想聽，大家只顧拿著鐵線圈沾肥皂水吹泡泡。顯然，大家更願意在陽光下奔跑、在泡泡裡尋夢。

孩子們笑聲響成一片，吹泡泡、奔跑、尖叫。

孩子們拿著鐵絲圈輕輕一吹，泡泡便如夢般飛起，閃爍著金橘與靛紫的微光，在陽光下轉瞬成虹。

「看起來好像抓住世界的圓形了，但又一下就破了。」小柏拉圖喃喃說。

狄奧多魯斯摸摸他的頭：「泡泡的外衣，是水和光編織的謊言；可人生不也一樣麼？總以為擁有，其實只是飄浮在風裡。」

大人們笑而不語——這孩子也太早熟了。

莫妮卡則輕聲補了一句：「但你看它破的時候，多漂亮。那一聲小小的噗，彷彿在說——我來過。」

希波克拉底這幾天煩著，滿腦子梅麗莎揮之不去。

所以今天準備放縱自己一下，大家同樂。

肥皂泡背後有多大學問就不說了，高興就好。

希波克拉底給媽媽們安排骰子遊戲，就三顆骰子，有莊家、閒家，這您懂的。

如果你押一德拉克馬在一點，三顆骰子中出現一個一點莊家就賠你一德拉克馬，以此類推。如果都沒出現一點，則押金歸莊家。

「今天不管你們押多少，我都收了，輸了算我的，贏了，都當明天加菜金。」

亞齊娜作莊，一副大姐作派，德謨克利特財大氣粗，這小錢還沒看在眼裡。

酒過三巡，話題自然轉向了愛情與八卦。

「邁爾托，聽說克桑蒂貝要住到你家了，這老蘇本事可不小，怎沒聽你說過？」

「哼，聽說希皮看上了哪個女人老蘇悶悶不樂呢…」邁爾托捉狹地看著莫妮卡。

培里克瓊：「這整個雅典就德謨克利特最專情了，亞齊娜妳是如何制伏他的，要不要傳授幾招給我們。」

「說到這…我們女人就不能有情夫嗎？」亞齊娜說得直白，大家都笑開了。

三個女人一臺戲，四個女人擺一桌。

希波克拉底在旁邊，聽得心驚膽跳。卻看到莫妮卡朝他微微一笑，輕輕眨眼睛，不知是善意還是挑釁。

此時，泡泡在空中漫舞——五彩繽紛，如夢似幻。孩子們追著跑，笑聲與泡泡一道飛起。

一個小小的聲音突然冒出來：

「老師，泡泡為什麼會有顏色？」

狄奧多魯斯正色道：「因為光進去了，在裡面彈來彈去。它折了、射了、反了、干了……最後，變成一圈圈彩虹。」

小柏拉圖說：「看起來好像抓住世界的圓形了，但一下就破了。」

「泡泡的外衣，是水和光編織的謊言；但人生不也一樣麼？」莫妮卡輕聲道，「總以為擁有，其實只是飄浮在風裡。不過你看它破的那一刻，多漂亮。」

「那一聲嘆，就像說——我來過。」

大人們靜了片刻，只聽遠方孩子驚呼：

「哇！看！天邊有一道彩虹！」

眾人一陣歡呼，如見神蹟。泡泡映著夕光升起，仿若小小的世界，各自微妙而短暫地活著。

「早點結束吧。」有人提議，「今晚逛逛夜雅典！」

A night in Athens! 今晚的夜應該很雅典！

夜涼如水，一行人逛遍了雅典的巷道與酒肆。

回家後，莫妮卡給希波克拉底斟上一杯酒。

她摟住希皮，在他耳邊輕輕地說：

「看上了那位妹子，說來聽聽。」

希皮雖然知道莫妮卡心胸夠大，聽莫妮卡這麼一說，也是面紅耳赤，支支吾吾…：是梅麗莎。

「嗯，眼光不錯，這梅麗莎明眸皓齒、蛾眉曼睩、風姿約綽，是人間尤物，改天我做個機會給你，後面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來，咱們再喝一杯。」

兩人舉杯對飲，杯中倒映著燭光搖曳、泡影輕浮。莫妮卡低語：

「人生如夢幻泡影，得意時對酒當歌，失意莫失志。娶妻當娶莫妮卡。」

希波克拉底大笑，心頭卻有點酸。

窗外餘光仍灑在桌上的酒杯裡，像一枚尚未消散的泡泡，映著他們的倒影與笑聲。他忽然明白：人的一生，也許就是這樣一場被陽光照過的遊戲——短暫、飄忽、卻不乏真實。

後記：

1. 肥皂泡的虹彩來自薄膜中光的反射與折射干涉，與自然界中的彩虹成因相近。
2. 人生若泡，破滅是宿命，絢爛是恩典。與其避免破裂，不如活出光影。
3. [The mathematics behind [rainbows](#)]